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十節

銀龍回思山中情景，四賊行刺，在桃杏林中間幾乎喪命，幸結義的二哥相救。在聚義廳上幾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，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為贈？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，用手一捂胸前，自己暗想：「我好比撞破玉龍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」一行在道途之上，一邊思想，一邊走著，不覺的已經與菊花村相隔二三里許。前面有一片鬆林，看見鬆林之中有人眺望，進松樹一看，原來是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賀照雄等在此等候。三太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可回來了？」蕭銀龍將九龍山之事，略略一說，大伙一同回了菊花村。到菊花村口，楊香五和金頭虎賈明等出村相迎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小龍顯魂來了。」

銀龍遂說道：「昨天二十隻戰船接進我去，臨出來又是二十隻戰船送出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淨說露臉的話啊，不定在哪兒玩了一天，今天跑回來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不要玩笑。」大伙說話之間來到王宅，眾英雄進了王宅，到東跨院上房屋中。勝爺一看銀龍回來了，驚喜交集，遂問道：「賢姪回來了？」老少群雄一看銀龍喜容滿面，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綠皮子靴掖，將三封名帖向上一舉，俱都是「白玉祥」三個字。銀龍說道：「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，有三張名帖為證。」又說道：「二位老寨主還贈小姪男兩樣東西。」說著話摘下班指說道：「這是白老寨主所贈，小姪男原不敢受，白老寨主言說作為紀念品，與公與私，毫無關係。曹二寨主也要贈小姪男一百錠蒜條金，小姪男堅不收受，他又以金如意相贈。」

說著就將金如意掏出，二物俱都呈上，與三位老人家觀看。勝三爺說道：「這是賢姪拿命換來的東西，二物仍歸賢姪。嗣後無論是誰，若將黃金寶印得回，將賊人擒獲，這頭功總得讓與賢姪。但不知白玉祥對黃金印與盜印的正犯有何辦法呢？」蕭銀龍遂將九龍山白玉祥所說十日為期盜印之話，對勝三爺詳細說了一遍。勝三爺問道：「九龍山的道是否如道爺所言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九龍山有十二道銅鐵閘，俱都是台灣省所產的風磨銅所包，寶刀寶劍，不能損傷。過了十二道閘口，還有一道竹城，兩隻大船做成的門戶，船底有鐵掃帚，雖魚蝦皆不能過。山如削壁，陡岩疊嶂，天然的險固，中平八寨依山為台，百餘丈見方，大寨設於中央。莫說是十一天的期限，若依小姪男的眼光看來，一百一十天也是難以進得九龍山內，別說盜印。」

勝爺聞聽不悅，遂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黃金寶印不能盜了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實不容易。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謀，並又占了地利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言不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，自去投首，打官司不成嗎？」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豈能坐以待斃？今天大伙且休息一日，明日前去探山，今天先將船隻預備好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十二道銅鐵閘，魚蝦都不能過，為之奈何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按理說沒有上不去的山。」王九齡在旁說道：「勝三叔，小姪男有戴葦蛇子的船隻，可不甚大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大船更不適用。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現有能用者四隻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這四隻作為探險之用，有要緊的事可先用這四隻。另外再僱幾只備用，也不要甚大的。僱船的時候，作為閒談，別透出形色來，問他的船是多是少銀子排排的，預備損壞了的時候，好照價賠償人家。」王九齡聽罷此言，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僱船備用。大伙商議明天起身，多備煤炭柴炭，茶葉點心，吃食物件。鏢行來了四十八位，連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餘位，第二日準備起身探九龍山。孟金龍、金頭虎這類的英雄急得擦拳摩掌，精細的都料這場事不知須冒若干危險。

一夜無書，第二日大伙起身，由菊花村到河沿，五里之遙，王宅的四隻船在前，又僱了四隻，留兩隻在河坡備用，去了兩隻，共合是六隻船。聾啞仙師主謀叫孟金龍在第一隻船上。第二隻船上老劍客夏侯商元、震九江屠祭、神刀將李剛，與三位老俠客。後面船上就是黃昆、黃三太、趙得勝、賀照雄等。

六隻船魚貫而行，奔九龍山的閘口而來。

這一去，正所謂：英雄大鬧九龍山，一舉掃平十海島。盜印之賊終歸案，平明高奏凱歌還。上賓館中說話之時，蕭銀龍並不提黃金印三個字，還是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明天吾家老寨主對黃金印之事，必實行公議辦法，無論怎樣發落，賢弟千萬不要駁回，由公議而行，賢弟縱然駁回，也是無效，徒取無趣。」銀龍唯唯稱是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明天賢弟走後，見了三俠，多替愚兄致意，以後鏢行老少，凡在本山遇難者，愚兄若知之，必然竭力相救。並望賢弟多加良言，致意三位老俠客，此事最好和平解決，倘若以武力解決，彼此兩方皆有不便，恐都無好結局。總而言之，總是不發生戰事為妙。再者，九龍山的勢情賢弟已親眼得見了，知子者莫如父，知父亦莫如子，我父平生好奇好勝，順者無論怎麼辦都行，逆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仁兄之言，小弟敢不如命？現時小弟之命，在兄掌握之中，弟出山之事，全仗仁兄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不必客氣，愚兄尚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陪，賢弟多要小心。還有一事，明日吾父若款弟飲酒，弟千萬勿擾，山中有許多的不滿意賢弟之人，總以早出山為妙，多在九龍山一時，賢弟多一時危險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多承二哥指教，小弟謹當遵命。」語畢，二少寨主出離光輝寨上賓館，銀龍向外相送。

二少寨主走後，銀龍轉身回來，童子不離左右伺候銀龍，銀龍喝了會子茶，天已大亮。就見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從外面進來。銀龍站起身軀，向裡相讓，並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昨晚若不是二哥救護，小弟早死多時了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叫賢弟受驚，實乃餘兄弟之罪。」彼此謙恭數語，二少寨主叫道：「賢弟！吾父特派我兄弟前來請賢弟。」蕭銀龍聞聽，整理衣襟，遂同白氏昆仲，來至中平大寨，進西垂花門，到了聚義廳。

蕭銀龍一看，仍是三十餘寨的寨主齊集於中平寨上。蕭銀龍這次見了老寨主，大異於昨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老寨主款待。」

語畢，提大擎請安，白老寨主一看銀龍這般的光景，更加喜悅。

座上仍是曹士彪與白老寨主並肩而坐，就聽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我們大眾公議已決，這有三封名帖，是我們回拜三位老俠客的。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你回去報告勝老達官，九頭獅子烈火印現在老夫之手，此物乃是國家的制度，白某天膽也不敢損壞。」

少義士再轉達三位俠客，此印在東北寨隱逸樓天花板下懸掛，十日之內，聘請三位俠客進山盜印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之內，若能將印盜去，我將盜印殺人的兇手，雙手奉獻與三位俠客，我父子也自綁投案，打盜印窩主的官司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不能將印盜去，另外再讓一天，十一日倘若仍不能盜去，將印仍然由本犯送歸院衙，作為罷論。但是盜印的官司，可得三位俠客自己去打了，與白某無乾。」說著話，將三封名帖，由上面遞與二少寨主，轉遞與銀龍。銀龍雙手恭恭敬敬接過了名帖，一看上面寫的是「白玉祥」三字，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樣。銀龍將名帖放在靴掖之內，遂對老寨主白玉樣鞠躬說道：「蕭銀龍蒙老寨主款待，感激不盡，願將鈞諭回復三俠。」老寨主遂吩咐：「調擺桌案，用過酒飯，再走不遲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在下在光輝寨上賓館中，蒙二位少寨主招待，已經用過了點心。公事在身不敢久留，在下告辭了。」老寨主白玉祥說道：「少鏢頭空腹而走，白某心有不安，還是用過早飯為是。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在下歸心似箭，食亦不能甘味。」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：「白俊，將大廳中古玩取過幾件，奉送少鏢頭，以作紀念。」

白俊答應一聲，到大廳中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蕭三弟人緣兒真好，我父與他初次見面，就這樣喜愛與他，要送給他古玩。我何不借水行舟，取幾件值錢之物，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？」

白俊在大廳中看罷多時，見有一金茶盤兒，價值甚昂，遂將茶盤兒拿在手中。又見有一套漢白玉的茶壺，四個茶杯，放在茶盤上，雙手一托，來在中平大寨。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，黃澄澄的赤金茶盤上，放著漢白玉的茶壺，四個茶杯。白老寨主心中暗想：「白俊真能犧牲，竟將這樣貴重之物取來。」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兒子與銀龍結為金蘭之好？雖然看著赤金盤兒和那玉壺玉杯有點心疼，也就說不上不算來。口中說道：「少鏢頭初次到敝山寨，無物可贈，權將此物贈與少鏢頭，聊表微意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

「既蒙優待，又加厚贈，在下實不敢受。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此不過是紀念品，萬勿推辭。」老寨主說著話，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，大少寨主取了些貓眼、璧璽、翡翠之類，用一個木質茶盤兒托著，叫道：「蕭少鏢頭，此不過是玩物，能值幾何？老寨主之諭，豈可違拗？」大少寨主勸銀龍，叫銀龍收下，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蓋推銀龍的大腿。

蕭銀龍杏核眼一轉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要白不要，反叫我二位仁兄不願意。我既然要，便撿好的拿，別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盤，我還是不要。」銀龍一伸手，取了一個翠班指，此班指猶如菜葉色兒一般，當中一條紅線。取過了班指，帶在左大拇指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的美意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不成敬意。」

老寨主當時雙眉一皺，心中暗想：「一茶盤東西就是那樣值錢，他就拿去啦。此子不但識人，而且識物。」老英雄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少俠客，你要保重些。」又聽曹士彪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真是好小子！嘍卒們，拿一百錠蒜頭金來作為路費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實不敢收了。」曹士彪說道：「為何一樣朋友，兩樣待遇？吾哥哥送你班指，你怎收下了呢？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你有玩物送與少鏢頭些。少鏢頭奉公而來，若帶去許多銀子，豈不有嫌疑了？」曹士彪聞聽白老寨主之言，復又說道：「哪裡有甚玩物？」說著話忽然想起，由腰間取出一個金如意，約有六寸長，此物乃是壓囊的玩物，曹士彪遞與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以此物作為見面之禮吧。」銀龍剛要推辭，白俊向銀龍一使眼神，老寨主在座上說道：「少鏢頭，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，收下為是。」銀龍這才伸手接過金如意。左手是班指，右手是金如意，面對曹士彪說道：「謝過二老寨主美意。」曹士彪哈哈一陣大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！爹是英雄兒好漢，不愧蕭杰的兒子。」銀龍將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，控背躬身對上面說道：「謝過二位老寨主，在下就此告辭。」白老寨主吩咐白義、白俊：「你弟兄二人，仍用二十隻船相送。」又吩咐：「拿我的令字旗，告訴他們，無論本山的頭目與嘍卒及來賓人等，如有阻攔少鏢頭去路者，將人頭割下，掛在船桅上號令。」銀龍又抱拳謝過老寨主，白義在前，蕭銀龍在當中，白俊在後，出了中平寨。傳出號令，二十隻戰船，鼓號齊鳴，九龍山群雄沒有不暗中佩服銀龍的。品格下賤的賊，俱各氣憤不平，然而可不敢言語。

三位英雄出離了東垂花門，順東北漢白玉台階而下，下了中平寨，奔前八寨，處處都有寨主與嘍卒把守，二少寨主一現令字旗，俱各垂手而立。離了北山口，來到河坡，二十隻船上，眾嘍卒垂手侍立，請三位少英雄上船，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

三位小英雄共上一隻戰船，船頭上放著大六人桌，三位俱都落座。第一通作樂已畢，二少寨主吩咐開船，嘍卒們哪敢怠慢？

搖槳櫓，奔竹城而來，出離了竹城一里多地，到了裡閘口，閘口上有一百名嘍卒，隊伍甚是整齊。二少寨主展開令字旗說道：「守閘的頭目，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，送蕭少鏢頭出去，急速開閘！」嘍卒頭目大伙一看，令字旗招展。闔山的寨主與嘍卒，無論大小人物，沒有不敬這桿令字旗的，守閘的嘍卒頭目吩咐嘍卒，趕緊絞起千斤銅閘，二十隻戰船魚貫而行。此時蕭銀龍留神詳細觀察，弟兄三位喝著茶，銀龍問道：「二位兄長，此閘是風磨銅打造的嗎？」二少寨主答道：「非也。裡面是木頭，木頭之外有鐵板，鐵板外是風磨銅葉。」銀龍問道：「二哥，這道閘門有多大分量呢？」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不到兩千斤。」

說著話來到二道閘口，令字旗一展，仍然開閘。銀龍問道：「這道閘口有多重的分量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千斤有餘。共合十二道閘口，裡外兩道閘口俱都加重，約有兩千來斤；當中十道閘口，俱都是一千來斤重。裡外二閘各一百名嘍卒把守，當中十道閘各三十人把守，俱都弓上弦刀出鞘，晝夜防範。兵刃俱都是七股漁叉，鐵蒺藜錘。」蕭銀龍一看，鐵蒺藜錘的錘頭俱都有飯碗大小。弟兄們談著話，過了十一道閘。來到了外閘口，三位英雄坐的這只船，停在閘口南面，等候那十九隻船。

工夫不大，十九隻船俱都來到了，船頭向東，二十隻船雁排翅排開，北面十隻，南面十隻。二少寨主遂吩咐開閘，二十隻船出了十二道銅鐵閘，船上的嘍卒急忙立桅拉棚，鼓樂齊奏。弟兄三人在船上喝著茶，有童子在旁伺候。真是波浪濤濤，浪花飛起多高，天未及午時，已看見東河岸。來到碼頭，弟兄三位吩咐將船攏岸，嘍卒下錨，搭跳板，按扶手，弟兄三位下船之後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的嘍卒頭目，無事不許下船。」眾嘍卒答應，弟兄三人棄舟登岸，蕭銀龍抱拳躬身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，送君千里，總有一別。」白俊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相送，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。你我弟兄的私情，愚兄必須要護送一程，尚有要言相告。」二少寨主又叫道：「嘍卒，奏樂三通！」船上鼓樂齊奏，大少寨主與二少寨主向東南相送，送出去有半里餘地，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。」白俊叫道：「三弟！你乃是明白人，子不言父過，古有明訓，劣兄豈敢言父過？家嚴平生未做過錯事，惟有這一場事，做得太不合乎情理。賢弟你乃明白人，盜印之人與我父子並非甚近之友，黃金印自到九龍山之後，鬧得我們家務不和。古人云，順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別看九龍山兵多將廣，邪不能侵正，康熙聖主乃是有道的明君；欽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鏡，清廉正直的人；再說你們爺們俠肝義膽，濟困扶傾，誰人不知？不想今日九龍山助桀為虐，如此行為，焉能長久？我父子早晚必敗，事犯公堂。賢弟你是原辦，那時節多多的照應。但願以和平瞭解，勿動干戈，實為愚兄的大願。」銀龍叫道：「二位兄長放心，但能和平解決，總以和平為上。萬一兩造失和，動了干戈，倘若九龍山失敗，小弟與三位老前輩，決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。盜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，定叫他們去打官司，名正言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如此不枉我弟兄結拜一場。賢弟請吧。」

蕭銀龍這才轉身奔東南，二位少寨主轉身奔西北河岸回船，彼此走出數十步外，俱都扭頭回頭，有依依不捨之狀，直至走得雙方不能相望之時。

銀龍回思山中情景，四賊行刺，在桃杏林中間幾乎喪命，幸結義的二哥相救。在聚義廳上幾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，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為贈？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，用手一捂胸前，自己暗想：「我好比撞破玉龍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」一行在道途之上，一邊思想，一邊走著，不覺的已經與菊花村相隔二三里許。前面有一片鬆林，看見鬆林之中有人眺望，進松樹一看，原來是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賀照雄等在此等候。

三太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可回來了？」蕭銀龍將九龍山之事，略略一說，大伙一同回了菊花村。到菊花村口，楊香五和金頭虎賈明等出村相迎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小龍顯魂來了。」

銀龍遂說道：「昨天二十隻戰船接進我去，臨出來又是二十隻戰船送出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淨說露臉的話啊，不定在哪兒玩了一天，今天跑回來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不要玩笑。」大伙說話之間來到王宅，眾英雄進了王宅，到東跨院上房屋中。勝爺一看銀龍回來了，驚喜交集，遂問道：「賢姪回來了？」老少群雄一看銀龍喜容滿面，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綠皮子靴掖，將三封名帖向上一舉，俱都是「白玉祥」三個字。銀龍說道：「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，有三張名帖為證。」又說道：「二位老寨主還贈小姪男兩樣東西。」說著話摘下班指說道：「這是白老寨主所贈，小姪男原不敢受，白老寨主言說作為紀念品，與公與私，毫無關係。曹二寨主也要贈小姪男一百錠蒜條金，小姪男堅不收受，他又以金如意相贈。」

說著就將金如意掏出，二物俱都呈上，與三位老人家觀看。勝三爺說道：「這是賢姪拿命換來的東西，二物仍歸賢姪。嗣後無論是誰，若將黃金寶印得回，將賊人擒獲，這頭功總得讓與賢姪。但不知白玉祥對黃金印與盜印的正犯有何辦法呢？」蕭銀龍遂將九龍山白玉祥所說十日為期盜印之話，對勝三爺詳細說了一遍。勝三爺問道：「九龍山的道是否如道爺所言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九龍山有十二道銅鐵閘，俱都是台灣省所產的風磨銅所包，寶刀寶劍，不能損傷。過了十二道閘口，還有一道竹城，兩隻大船做成的門戶，船底有鐵掃帚，雖魚蝦皆不能過。山如削壁，陡岩疊嶂，天然的險固，中平八寨依山為台，百餘丈見方，大寨設於中央。莫說是十一天的期限，若依小姪男的眼光看來，一百一十天也是難以進得九龍山內，別說盜印。」

勝爺聞聽不悅，遂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黃金寶印不能盜了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實不容易。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謀，並又占了地利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言不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，自去投首，打官司不成嗎？」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豈能坐以待斃？今天大伙且休息一日，明日前去探山，今天先將船隻預備好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有十二道銅鐵閘，魚蝦都不能過，為之奈何？」

道爺說道：「按理說沒有上不去的山。」王九齡在旁說道：「勝三叔，小姪男有戴葦蛇子的船隻，可不甚大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大船更不適用。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現有能用者四隻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這四隻作為探險之用，有要緊的事可先用這四隻。另外再僱幾只備用，也不要甚大的。僱船的時候，作為閒談，別透出形色來，問他的船是多少銀子排的，預備損壞了的時候，好照價賠償人家。」王九齡聽罷此言，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僱船備用。大伙商議明天起身，多備煤米柴炭，茶葉點心，吃食物件。鏢行來了四十八位，連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餘位，第二日準備起身探九龍山。孟金龍、金頭虎這類的英雄急得擦拳摩掌，精細的都料這場事不知須冒若干危險。

一夜無書，第二日大伙起身，由菊花村到河沿，五里之遙，王宅的四隻船在前，又僱了四隻，留兩隻在河坡備用，去了兩隻，共合是六隻船。聾啞仙師主謀叫孟金龍在第一隻船上。第二隻船上是老劍客夏侯商元、震九江屠粲、神刀將李剛，與三位老俠客。後面船上就是黃昆、黃三太、趙得勝、賀照雄等。

六隻船魚貫而行，奔九龍山的開口而來。

這一去，正所謂：英雄大鬧九龍山，一舉掃平十海島。盜印之賊終歸案，平明高奏凱歌還。